

王津平

「憤怒之愛」的反省與展望

● 前言

要介紹一本有價值的書也許並不困難，但是，要介紹一本蘊藏豐富，讓你目不暇接，思潮澎湃的好書就不太容易了。要評論一本有價值的好書也許不致於太困難，但是，要評論一本批判性地處理龐大、錯綜的歷史及社會問題的嚴肅工作，就大大的不容易了。而南方朔交由四季出版的「憤怒之愛——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正是這種實在令人覺得「大大不容易」的書。

為什麼偏偏要挑這本「大大不容易」的書本評介

呢？

我個人在七〇年代初期到美國，深深感受到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種種餘波盪漾；在與各國留學生交往的過程中，也深切體認到：世界各國的問題，若分開來看，固然是各國的問題；合起來，却又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因此，半年前，這本「憤怒之愛」一出版，我就飢渴般地一口氣把它讀完。這半年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居然已重讀了十遍以上。偶然和朋友在閒談中聊起這本書，才知道知識界的朋友大多已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及啟發性。可是，也有不少喜歡它的青年朋友同時也表示，這本書實在硬得、濃得化

不開，讀起來相當吃力。這使我下定決心，要嘗試爲這本書作一點評介工作。我衷心希望，這篇不可避免地将烙上我個人的偏執的評介文字，或將可以作爲將讀這本書，或已讀這本書的朋友的一份參考資料。

●處理大問題的兩個條件

讀「憤怒之愛」的同時，我常常參照另一本處理同一題材，已有中譯本的書來思考。「青年與社會變遷」(Youth and Social Change)的作者R. Flacks 在這本書中，以他親身參與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實際經驗，以及他作爲社會學教授的豐厚學識，爲那個波濤洶湧的時代作了一番既深入又淺出的評述及闡釋。爲什麼Flacks 能寫得如此深入而動人呢？譯者區紀勇先生在譯序中很精確地指出：

分析這一類問題的適當人選，應該合乎兩個條件：(一)他必須真正地作過青年——他必須曾以一顆青年的心來對社會寄過厚望，必須曾以一個典型的（而非特權的）青年身份來體驗過社會上的種種善與惡，必須曾切身參予過青年們的運動。(二)他必須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思想方法

上受過嚴格的訓練。

以這二個條件來檢視「憤怒之愛」的作者——南方朔，也就是王杏慶——我們將發現：

就第一個條件來說，在當年鈞運前後，運動的實際參與者王杏慶毅然放棄了美國的獎學金，決心把自己奉獻給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在那個奔騰的年代，王杏慶就已經是愛國青年的典範了。「憤怒之愛」的扉頁上便明明白白地標示着作者南方朔的理想：「幸福的臺灣、光榮的中國、和平的世界」。南方朔的言行說明了他具備第一個條件。

就第二個條件而言，作者另一本較早出版的書——「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也早已展現了他在社會科學上的精密訓練。當年的南方朔單槍匹馬以唐吉訶德般的精神揮筆批判了自由主義，筆鋒如此銳利，却沒有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科學者敢站出來反駁；他以一個非科班的身份引經據典，又列舉事實，大力呼籲鼓吹「社會科學的民族重建」，更震撼了知識界，爲在西方知識迷宮中迷失的知識份子指引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憤怒之愛」這本書，雖然不無匆促成書，不够完美的缺憾，但作者對這樣一個人類當代

史上關係着我們，無形中影響着我們的大事件的貫穿性、透視性的處理，又再度證明了：他確定「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思想方法上受過嚴格的訓練」。

在我們的知識青年們普遍地忘了他們作爲「青年」應有的「青年理想」的特質的今天，「憤怒之愛」或許會有助於喚起良知，喚起對社會、對人類的真摯的關愛吧！而讓我們更期望：這樣一本有條有理的好書能有助於我們對事物的思考與分析。

記得六年前剛回國的時候，我曾對青年學生普遍性的無知、無感失望過，一位朋友正色問我：

「如果青年都沒有希望，那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

回想起當年這句話帶給我的激勵，我就更能體會到南方朔在序文中所引用來「自勉與勉人」的一段落——耶魯大學的校長布魯斯特，在美國學生運動衝擊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所說的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從經驗加希望，我相信只要我們不讓年輕人失望，他們也不會讓我們失望。」

讓我們就從這樣的「相信」的基點，來開始檢視這本書吧！

●貫穿全書的一個觀點

「憤怒之愛」從頭到尾充滿了一股對青年殷切的、濃烈的期望，而貫穿全書，支持這樣一種對未來的光明的展望，自有作者個人獨特的觀點。這個觀點在序言中表明得相當清晰：

……學生運動之後，深入到每一個領域的批判工作自七〇年代就已展開。許多在六〇年代尚被認爲是「激進」(Radical)的見解，到了七〇年代，尤其是七〇年代後期，幾已成爲很平常的見解，進步就這樣開始了……

這樣的人類歷史進步觀點，自不可能狹隘地局限於一時一地來理解。美國青年的「憤怒之愛」雖然是作者所處理的特定對象，但它同時也是世界性學生運動的一個環節。因此，在「導論」之中，南方朔首先爲我們展開了一個大的視野：

一九六〇年代是全世界學生運動浪潮高漲的時代。這股由憤怒之愛所滋育、所培養的狂潮，席捲了歐、亞、非、拉丁美洲等各大洲，並且在鐵幕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怒放自由民主與

人權之花。

他更進一步說明：

……學生運動在不同政體、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以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以尋求社會正義的狂熱；以積極參與社會改造的行動，為更公平，更合理的理想社會，點燃了一支明辨是非的火炬，也預舖了一條寬廣的大道。

預期着這樣的一個歷史進步的寬廣大道，點明了六〇年代各國學生運動的「極大歷史性價值的貢獻」之後，南方朔還特別指出：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成長的青年學生，已經從運動的參與和行動經驗中獲得了一種「參與後的反省能力」。正是這種能力的獲得，使得那些一度狂熱的參與者，在學生運動結束了它表面上波瀾壯闊的活動之後，更能「走向對各種問題作更深層思考的新階段」。也正因此：

他們的光芒不因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終止而消逝，他們將自己的光芒移植到更年輕的靈魂中，且將種子埋入更深的土壤中，等它開花結果。

正是這樣一種認識到運動的本質是「一種生長的

過程」，南方朔才會把這本書的第一章冠上這樣乍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的標題：「結束就是開始。」

在詳述了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象徵「落幕」的最後一幕——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大爆炸案——之後，南方朔精簡扼要地陳述了七〇年代繼之而來，在哲學和方法論上、在人生觀上、在國際關係上、在對美國內部事務上，在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個別學術領域中，乃至於在大眾文明等諸多層面上，如何展開了「深入而普及的」批判及反省工作。

南方朔不忘為我們說明這觀點的核心本質：

「所有的這些批判，都可以歸納在憤怒之愛的積極行動後所轉化成的清明底、透澈底對人類之愛中。」

秉持了這樣的一種觀點，堅持的又是這樣偉大的一種「對人類之愛」，當然，在南方朔獨特的解釋下，那樣一場充滿了「喧囂與憤怒」的運動有形的「結束」，並不是它真正的結束，反而是：「光明的開始」。

●肯定該肯定的，否定該否定的

最能展現作者學識功力以及批判能力的，可能是第二章了。

第二章所處理的是「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南方朔在本章開頭引述了具有濃稠人道精神的企業界大亨約翰·洛克斐勒三世的一段話，已隱含了他個人對這幾種不同解釋的批判觀點。

洛克斐勒面對美國社會日益昂揚的青年反叛，誠懇地研讀、介入，廣泛地與反叛青年交往、晤談，寫下了這本南方朔認為「可能是最值得世人學習的重要文獻之一」的「第二次美國革命」。（今日世界有朱炎的譯本）。在這本書中，洛克斐勒首先表示：

在經過我四、五年的觀察之後，我對青年運動的基本看法是極其肯定的。我覺得它大體向善，顯示了極大的生氣與潛力。我相信，社會上有富於理想、關懷世事的青年人，這比態度漠然，唯長者之命是從的青年人為強。

不止如此，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而且是美國最大財團家族的一員——洛克斐勒居然能够坦誠地承認美國病態社會的下述病態：「新帝國主義，種族壓迫，奴隸制的現代版，軍產複合體的寡頭獨佔，公家

暴力的滋長，城市的敗壞，廣泛的社會不平等……」洛克斐勒甚至這樣認為：

在這一場令美國的上一代普遍感到不快的學生運動中，青年學生所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他們對既存的體制注入了「新倫理」——人道主義。

必須強調：南方朔只是肯定洛克斐勒該肯定的地方而已。事實上，南方朔把像洛克斐勒這樣的一種解釋觀點歸納在人文主義派，與右派、自由主義派及左派，一共是四種解釋觀點。

在分析這四種解釋觀點的時候，南方朔都逐一客觀敘述，然後再個別加以批判或補充說明。難能可貴的是，在列舉這些不同派別的解釋之前，南方朔已先為讀者回溯了五〇年代的學術思想的大勢，以及因而產生的，雖是「主流」，却未必見得就是「正流」的美國社會科學界的不正確心態。這部份立論深穩的文字很有助於我們釐清一些夾纏不清的，似是而非的解釋。

南方朔嚴正地指出：五〇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們，如何在「樂觀、無知、被控制」等因素的導引下造成了自覺或不自覺的心態，使他們完全無法預料六〇

年代學生運動的發生。南方朔一針見血地點破了這些社會科學家們的視界、觀點為何是偏執、狹隘，甚或是不近情理的：

由於社會科學家的「非歷史性」，因而其視界變得「平面化」；由於社會科學家的不了解社會現實，因而造成視界的「抽象化」，復由於其為外力控制，因而造成觀點的「附庸化」。這些因素，使得到了六〇年代尾聲或七〇年代初期時，他們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解釋觀點仍多顯得狹隘且片面。

明乎此，再仔細玩索四種不同觀點的解釋，就很耐人尋味了。

解釋歸解釋，事實歸事實。

從第三章開始，一直到第十一章止，南方朔分別從五〇年代美國校園景象、黑人民權運動、「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崛起和成長，自由言論運動和反戰運動等一個一個運動階段談到「革命」及「反叛的極限」，脈絡分明。結合這些具體的事件，各個階段的發展，還有參與者本身的意見，再來對照南方朔所列舉的四種解釋觀點——其中兩種偏向於否定，兩種偏向

於肯定——我們自當可以找到我們自己所要肯定的，以及所要否定的。或者，更正確地說，我們將學習到如何肯定該肯定的，否定該否定的。

南方朔本人也努力在朝這方向做。南方朔這本書比一般書更負責任的一點是它在附錄中為我們輯譯了十二篇「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相關文獻」。在這些頗具價值的相關文獻的譯文前面，南方朔有這樣明明白白的說明：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甚或稱之為青年運動，是一個揉合了各種範圍，各種層面的綜合性運動。其間，各種不同立場的人所作的主張或態度表示，大都只有局部或片面的有效性，這是我們今日由閱讀這些文件，據以研斷他們那個時代時，所必須有的基本認識；從而，我們才可能肯定應該肯定的部份，揚棄應予揚棄的部份。

●批判、反省、期許

由於這樣一種「肯定該肯定，否定該否定」的歷史批判觀點的堅持，南方朔的論斷經常表現得相當地

嚴厲。

比如說，在指出五〇年代末期的「敲打的一代」扮演了六〇年代學運發展的「扳機」角色的同時，南方朔不忘指出：「這種右翼、中產式、人道式的反文化，由於形式上與左翼的普罰式生活形態有相當多的酷肖性，因此對於反文化的參與者，我們如果不細心檢查他們理論型態，便難以認定其基本的主張。」

像這樣為求全而責備的，不免令人感覺「相當嚴厲」的批判，南方朔在論述到每一個階段性發展的時，候都會提出來。

比如說，在敘述到美國學生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天真而熱情，且懷於著理想的美國大學生，如何進行消滅貧窮計劃，當黑人社區義務家教的同時，南方朔也不忘為我們指出：即便是在當時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中看起來最穩重的「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都由於他們本身的缺陷而遭遇到全盤失敗的命運。南方朔非常深刻地點出計劃派失敗的三點原因。其中的二點特別值得我們深思：

(一)「計劃派」的人永不能拋棄他們中產階級的信仰以及由此種信仰所造成的心理時期……

(二)「計劃派」不能從根本問題着眼，來考慮國家體制的改變問題……（頁八六）

以他豐富的學養和洞識，南方朔認定這些美國反叛青年所構想的，是「有一點『社區式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新反叛政治」，南方朔更進一步地指出：

這種失敗在羣衆運動的理論上是很清楚的。任何不是組織與力量大到可以席捲整個社區的外來組織家和行動家，他們想要動員一個社區，不但在實力上，在人際關係上也都是不可能的。一個有效的羣衆運動的開展，必須整個社會，每一個單獨社團或社區中都有幹練熱情的行動家。在他們自己的生活範圍內去作努力，如此始克造成席捲整個社會，從而使它改造的力量。（頁九〇）

以羣衆運動的理論觀點來看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顯然，正如南方朔一開始就標明清楚，那也只不過是一場「以學生為基幹的知識份子運動」，事實上還談不上什麼革命不革命。關於這一點，南方朔也有很精闢的批判：

何謂「革命」？這個問題對六〇年代的美國學

生並不一定是個明確的概念，或許有極少數人真的理解革命的意義，但絕大多數，甚至於包括「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導階層在內，可能並不對此有深刻的理解。他們所理解的「革命」，或許只是較大的改變，或許只是虛無主義式的發洩，或許更不過是青年次文化中文化及形而上的反叛。（頁一五八）

正是這樣的一種潛藏的、內在的、自我模糊却又自我膨脹的危機，導致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逐步走向解體。當它內部的某些領導人物把「革命」當作出風頭，甚至嬉痞式的生活方式，或者只是滿口毛澤東或胡志明的教條、術語的時候，它沒來由地走向非理性的，純然破壞性的暴力行爲，也就成爲必然了。尤其是，在美國政府軟硬兼施——一方面暴力、同時鎮壓，一方面分化、安撫、退讓——之下，這也許只是一小撮的「頹廢的、虛無的、波希米亞式的、中產階級式的」，自封的「革命人物」，便使得美國學生運動後來的發展，「整個墜入了一種無目的，唯感性的歇斯底里情緒中。」（頁二〇四）對於暴力虛無主義者，南方朔的批判是一點都不留情的。事實上，

南方朔在序中就清楚地表白：

由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發展的全程，我們對它最激進的革命派學生，是抱着一種惋惜的態度。他們之中的許多優秀份子，在被羣衆歡呼，被新聞不斷報導的狂喜中，不斷的昇高衝突，沒有在該停的時候停下來從事更長遠眼光的工作，終而走上暴力虛無主義的路途，這段史實，本書有很詳細的及自認公正的分析，這或許有着可以供我們自己反省的東西存在其中。

的確，讀了這樣的一本豐富的書，我似乎對我自己以往的言行也更能深切的反省了。我希望：這樣一本誠懇立論的書不但能幫助我們的青年成長，也希望它能促使關心青年的執政者或參政者做更深刻的反省。

民國初年就睿智地倡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的革命先覺者朱執信先生，在他也是個青年運動家的時代，便曾在他的「羣衆運動與促進者」一文中深入淺出地說得很清楚：

運動不是給人家看的，運動要在人家看不見的

地方做。運動的結果才能給人家看見，反之不會有結果。

在「恢復秩序與創造秩序」一文中，朱執信先生又說：

秩序是永遠有的，永遠的秩序是沒有的，永遠有秩序，所以革命是改造不是毀滅，沒有永遠秩序，所以世界有進化、有革命、有改造。

我們可以預言：不是毀滅，而是改造的新秩序的追求將不斷地發生。有形的運動不必然就是真正有結果的運動。

回顧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以及各國學生運動，可說是血淚斑斑、傷痕纍纍。人類如果真能學習歷史的教訓，主要是爲了不重蹈錯誤的覆轍，因而更能

和平有效地改造現實，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因此，我想我們都不會不同意 R. Flacks，在他那本「青年與社會變遷」的結尾，以青年特有的熱情所期許的：

對於社會秩序來說，青年的想法是很危險的，但也是很有希望的。青年反抗表示着在歷史的洪流中，新文化及新社會秩序將要隆重出場了。然而，要青年們所承諾的得以達成，青年們必須超越——對新社會秩序有共同興趣的青年們與非青年們必須結合在一起，在歷史上印下集體的足跡，互助以實現共同的美夢。

如果青年運動從「非目的導向」能走向「目的導向」的話，那麼這個目的，當然是那種更能堅持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平等的「新文化及新秩序」的創造吧！

本刊稿約

□ 本刊園地充分公開，任何一頁文字都歡迎投稿。

□ 但由於本刊係一書評書目的專業雜誌，故特別歡迎新書的評論及用心製作、且具相當可讀性的專題書目。自來稿長度依題材自有長短，一般性水準以上的文藝新書評論希望盡量短小精悍，如能在一千五百字內，自較易錄用。

□ 論述性文字論題請儘可能應時，論理儘量深入，文字儘量淺出，字數儘量壓縮，最好勿超過五千字以上，至多一萬字以內。

□ 訪問稿，請儘可能附上照片，訪問內容不厭其詳備、細膩。

□ 除現有專欄歡迎來稿外，如有與書相關的系列文章，本刊竭誠歡迎您也來開專欄。

□ 本刊儘量不更動來稿文字，如有更動必要儘量與作者連繫，請來稿朋友，不分本埠外埠儘可能註明連絡電話。

□ 本刊一般稿費約在三〇〇—四〇〇元，特約稿不在此限。稿費通常發表當期結算，至月底若未收到，請與本刊連繫。

□ 除稿費外，並寄奉作者當期雜誌二冊，稿件未經刊用，亦寄贈本社稿箋一疊，如未收到，亦請與本刊連絡。